

一 太陽餅

鄭宗弦

永遠忘不了父親從大烘爐裡拉出鐵盤時，那燦爛如驕陽的笑臉。父親額上的汗珠，在蒸騰的熱氣中閃閃發光；鐵盤裡一塊塊扁圓的餅，閃著黃澄澄的光芒，像是一顆顆的小太陽。這些香酥甜蜜的太陽餅，伴隨父親走了五十年的生意路，也是父親送給我最新貴的寶貝。

我幼時最愛徘徊在大烘爐邊，欣賞父親製餅的好功夫。

父親在工作台前又搓又揉，又包又捏，雙手來回交錯，快如飛梭。他將白晰的生餅推入烘爐內，眼神中充滿期待和自信。不久，一陣香味撲來，濃煙騰空，雪白的生餅變成金黃的太陽。父親深深吸一口香氣，揮汗微笑，那神情，如同魔術師驕傲的成就一場完美的演出。

在台中地區，滿街都是太陽餅店，競爭十分激烈。父親下苦工研究，硬是爭得一席之地。他靠的不是「正宗」、「祖傳」、「自由路」……等等宣傳伎倆，而是對製餅技術的講究和對味道的堅持。因此，我家店面沒有誇大張揚的招牌，只貼了一幅對聯，上聯寫：「酥透千心層層好味道」，下聯是：「香傳萬里陣陣美名聲」。

父親堅持一張酥油皮一定要擀出上百層薄皮，層層分明，如此才能入口即化，不勞齒舌。而麥芽糖必須均勻分佈在餅心層間，讓每一口都能享受甜蜜的洗禮。他不在乎付出時間和汗水，每一項堅持都能換來客人的讚嘆和接不完的訂單。

雖然工作量很大，每天早起晚睡，常常汗流浹背，父親的臉上總還是一派歡暢，不是跟著收音機裡的老歌對嘴哼唱，就是獨自吹著口哨自娛，彷彿那工作不是工作，而是休閒享樂。

今年過年時回台中老家團聚，父親一時興起，在年節停工時重開烘爐，為的是做一盤太陽餅給我嚐鮮。當變壓器如夏蟬般吱吱嚟嚟，暖人的爐溫引誘家人往烘爐靠近，父親熟練的拉開爐門，一顆顆金黃圓潤的太陽餅放出千萬道霞光。他提高嗓門呼著：「香噴噴的餅出爐了——」我欣喜莫名，彷彿回到孩提時代，幾乎要跳起來手舞足蹈。

然而，當金燦燦的黃光映照在父親身形上時，我看見他一頭稀疏的白髮，我看見他臉上縱橫交錯的皺紋，我看見他鬆垮瘦弱的肌膚。

眼前的父親像煦煦昏黃的夕陽，依舊努力發散餘光。

我不禁一陣鼻酸，視線模糊起來。

從父親手中接過一顆溫熱的太陽餅，我默默告訴自己，無論何時，我都應該承襲他給予我的光和熱，並且持續散發，一如出自他手中的小太陽。

十一、弟弟

張愛玲

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。從小我們家裡誰都惋惜著，因為那樣的小嘴、大眼睛與長睫毛，生在男孩子的臉上，簡直是白糟蹋了。長輩就愛問他：「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？明天就還你。」然而他總是一口回絕了。有一次，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，他問道：「有我好看得麼？」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。

他妒忌我畫的圖，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槓子。我能夠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。我比他大一歲，比他會說話，比他身體好，我能吃的他不能吃，我能做的他不能做。

一同玩的時候，總是我出主意。我們是「金家莊」上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，我叫月紅，他叫杏紅，我使一口寶劍，他使兩隻銅鎚，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夥伴。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，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裡咚咚切菜，大家飽餐戰飯，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打獵。路人偶爾殺兩頭老虎，劫得老虎蛋，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，剖開來像白煮雞蛋，可是蛋黃是圓的。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，因而爭吵起來。他是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令」的，然而他實在是秀美可愛，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：「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，趕著，趕著，潑風似的跑，後頭嗚嗚趕著……」沒等他說完，我已經笑倒了，在他腮上吻一下，把他當個小玩意。

有了後母之後，我住讀的時候多，難得回家，也不知道我弟弟過的是何等樣的生活。有一次放假，看見他，吃了一驚。他變得高而瘦，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，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。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《南北極》與巴金的《滅亡》，認為他的口味大有糾正的必要，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見了。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蹟，逃學，忤逆，沒志氣。我比誰都氣憤，附和著眾人，如此激烈地詆毀他，他們反而倒過來勸我了。

後來，在飯桌上，為了一點小事，我父親打了他一個嘴巴子。我大大地一震，把飯碗擋住了臉，眼淚往下直淌。我後母笑了起來道：「咦，你哭什麼？又不是說你！你瞧，他沒哭，你倒哭了！」我丟下了碗衝到隔壁的浴室裡去，門上了門，無聲地抽噎著，我立在鏡子前面，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，看著眼淚滔滔流下來，像電影裡的特寫。我咬著牙說：「我要報仇。有一天我要報仇。」

浴室的玻璃窗臨著陽台，啪的一聲，一隻皮球蹦到玻璃上，又彈回去了。我弟弟在陽台上踢球。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。這一類的事，他是慣了的。我沒有再哭，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。

十七、阿嬤家的櫻花開了

林芳萍

阿嬤家的櫻花，開了！

熱鬧歡慶的新年，來了！

當等待的事都如願的來臨時，我開心的笑了！多美好啊，有一棵嫣紅的櫻花樹站在門前的院子裡，彷彿掛了幅春聯，正嬌羞的報歲，要把冬眠的山谷從一片蒼鬱的深綠中，悄悄喚醒。

一串蹦跳的鞭炮等不及，搶先著向大地的人們迎新報喜，大聲叫嚷了起來。

「劈里啪啦，碰！劈里啪啦，叭叭碰！」

我原是藏在阿嬤背後，搗著耳朵，躲著爆竹的。聽出了二叔車子的喇叭聲，一個興奮，顧不得怕，衝鋒陷進了爆陣中。才覺後悔——果然！在炮屑煙硝飛揚的漫霧裡，緩緩駛來了一輛紅色的小跑車……

我領著二叔避開廟前擁擠祈福的人群，把車子開進了院子裡，就停在美麗的櫻花樹下！

新年的黃昏也染上了喜氣，天邊若浮若現著一朵朵如蓮的紅雲。其中兩朵，落到了地面。一朵成了我的櫻花樹，一朵成了二叔的紅跑車。二叔從車子裡出來，靦腆的朝我一笑說：

「又長高了喔。」

我也報以一個微笑，算是回答。因為我知道自己根本沒再長高嘛，這只是木訥的二叔用來對每一個小孩子說的「見面話」。

我很想上前跟二叔說說話。但是伶牙俐嘴的舌頭，平日像一尾滑溜溜在齒縫裡游鑽的泥鰍，這時卻躺在旱涸的河床上，一動也不動。我吞了吞口水，潤潤喉嚨，再舔一下被寒風颳裂的嘴唇，眨巴一下眼睛，還是什麼話也沒說，跑掉了。

就在我跑走的時候，隱約聽見櫻花樹和小紅車已經親熱的聊起天來了。

等我看完熱鬧回到家，團圓的年夜飯桌上早已擺滿了一道道吉祥菜。嬸嬸們仍然像工蟻似的，忙著來來回回從廚房端出來一盤盤獨特的拿手菜，叔叔們則像蜜蜂似的，一會兒飛進廚房，一會兒飛到院子，嗡嗡嗡嗡，說個不停，逗得煮菜的女人們和玩遊戲的孩子們笑聲像鞭炮一樣響。

在鞭炮般的笑聲中，我好像又聽見了二叔的聲音。

這次循聲回頭看，二叔正獨自站在屋裡的角落，試圖拆開一箱酒。他像在邀請別人，又像在說服自己，喃喃的低語：

「這種時候，應該要喝點酒！」

說不上為什麼，我突然很想讓二叔知道有人在聽他說話。於是，我走到櫥櫃旁，輕聲的問：

「二叔，要拿幾個酒杯？」